



書經蔡傳

卷三

五

服部文庫  
117  
151  
5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三



湯誓

後學 東匯澤 陳 師凱 撰  
後學 豫 章 朱 萬初 校正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契，帝嚳之子。為唐虞司徒。史記索隱曰：堯封契於商。今商州也。為陝西奉元路支郡。湯國號商盤庚遷殷之後，又號殷。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

史記索隱曰：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

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張晏曰。禹湯皆字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皇甫謚云。商家生子。以日為名。其母以甲日生子。則稱某甲。譙周以為死稱廟主曰甲。愚按。古周書謚法。解一百八十二謚。並無堯舜禹湯桀紂為謚者。鄭氏通志畧云。周人以諱事神。故卒哭而諱。將葬而謚。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人。乃人名。非謚法也。如云。巧言如流。曰訶。闕于四門。曰穆。有文在手。曰友。乃聖乃神。曰武。持盈守成。曰成。此皆採

經傳之言。大不通理者。愚謂謚法。當以周書所載為正。其餘諸家。皆後人贅附之文。如除殘去虐。曰湯之類。皆不足據。只以湯為號。為是。今史記首卷。有謚法一篇。多周書一十二字。皆後人所增者也。毫。

今河南府偃師縣也。

○仲虺之誥

仲虺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出師以立先後刑罰

先後音去聲猶左右也

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

在今淮西無為州巢縣

愧德之不古若

輯纂引陳氏云觀湯之斬湯之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

民生有耳自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蓋命謂分也富貴貧賤各有其分先王制禮不可踰越苟無聖人以主之則人人各縱其氣質之性以極其欲而各求所不當得者則必犯罪其分而爭且亂矣

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

索隱云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是也陽翟元屬許州今屬均州

懋茂也

左氏宣十五年伯宗曰。鄆舒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

葛國名。

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去亳百里。

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

新安陳氏云。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

○湯誥

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寰宇記云。殷謂之南亳。亦嘗都之。穀熟今廢。按注疏云。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衷中

朱子語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為降善便是無意思。衷不是善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又云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又云此衷字義本是如左氏所謂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衷而當中也。愚按說文云衷。襲衣。增韻云方寸所蘊也。蓋是天以此理降付於人。人受而具之於心。無少偏倚。本謂之中。為其蘊之方寸。若襲衣之在衷。故謂之衷也。其實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蔡氏直以中訓之。

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

不呼天也。

當作屈原傳曰。本太史公辭也。云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簡閱一聽於天。

朱子語錄云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伊訓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歲木星也。一年行一次。十二年而亥子一周。祀祭

享也一年而徧年禾一熟也

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

正朔也王者易姓受命而改正朔夏正建寅取人生於寅之義商改而建丑取地闢於丑之義周改而建子取天開於子之義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

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

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其月為孟春天時人事咸與維新之時也故其月稱正月商周因之以起數以夏稱歲故以建寅之月為正歲周禮屢稱正歲

是也

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

愚按商秦二代不改建寅之數固為明甚惟周則建寅建子並有左驗故辨者紛然迄無定說謂周不改月數者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也謂周改月數者禮記有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孟子有十一月徒柱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朱子注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左傳正月日南至據此

則周又似改月數矣。朱子於幽七月傳引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並舉而迭用之。此說蓋是。

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

湯三子。太子太丁未即位而卒。次外丙在位二年而卒。幼仲壬在位四年而卒。外丙仲壬皆無子。惟太丁有子太甲。伊尹立之為仲壬後。繼仲壬而王也。

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

後者為之子也。

為之服為之子。二為字。並音去聲。太甲為仲壬之子。服仲壬之喪。斬衰三年。是為仲壬之後而為仲壬之喪。如子之居父喪也。又按程子云。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愚謂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弟。若謂二年四年非在位之數。豈有兄乃二歲而弟反四歲乎。此其在位之歷年無疑也。

鳴條夏所亡也。

疏云。今安邑有鳴條陌。孟子云。東夷鄭玄云。南夷。



或云陳留平丘皆非。在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  
 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  
 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  
 哉。

按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朱子引楊氏  
 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  
 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  
 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  
 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

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  
 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  
 哉。輔氏曰楊氏真得湯與伊尹之心。足以洗世儒  
 之惑。愚謂孟子此章楊氏此注亦見湯之克忠處。

巫覡

女曰巫。男曰覡。

十愆

恒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遊五。恒畋六。侮  
 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頑童十。

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

刑貪以敗官為墨

左傳昭十四年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可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杜注云昏亂也墨不潔之稱忌畏也三者皆死刑

○太甲上

顧常自在之也

朱子語錄云古注云顧謂常自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

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夏都安邑

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虞虞人也

掌山澤之官

括矢括也

括矢末也

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

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欽者肅恭收斂之謂。安汝止者自然而然而然。欽厥止者使然而然。故有聖賢之別。

桐成湯墓陵之地。

史記正義曰。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太甲中

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

疏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嚶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嚶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愚按。天子六冕。祀昊天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祀天之冕無旒。餘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十有二就。皆五采。玉有十二。玉笄。朱紘。冕之為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周禮疏云。

古者績麻三十分，布染之，上以玄，下朱，衣之於冕之上，上下延者，即是上玄者，紐者綴於冕之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冕前低一寸，得冕名冕，則倪也。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貫五米，玉十二旒，則十二主也。每就間，蓋一寸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絃者，用朱繩一條，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笄上繞之。蓋有笄者，屈組以為絃，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也。頴達，以此為袞冕者，蓋據享先

王言耳。其實周冕文勝於商。孔子云：服周之冕，可見也。

○太甲下

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無輕民事一也。無安厥位二也。慎終于始三也。必求諸道四也。求諸非道五也。

○咸有一德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朱子語錄云：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

元維

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是大段說。或在此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前白不善。今日則善。惟須協于克。乃是為善。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

張敬夫語。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

注疏引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劉歆。馬融。王肅。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為三昭三穆耳。中庸或問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

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或問又云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又云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盤庚上

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自祖乙至盤庚居耿者七世史記索隱曰河東皮

氏有耿鄉史記正義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城殷今河南偃師也

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索隱曰邢音耿

由古文作𠄎木生條也

說文𠄎從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𠄎枿弓乎感切艸木之華未發也徐鍇曰今尚書只作由枿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臣鉉等按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枿之語不通愚按枿字今又作籛通五割反

盤庚中

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

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為準而不為浮言所搖動也

盤庚下

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阜南鞞鞞西降谷

注疏之說如此而本傳立政又與此不同者彼亦出疏文此為鄭氏說而彼為皇甫謐說蓋蔡氏有

疑故並舉之耳疏又云古書亡滅無證未知誰得音矣成阜春秋之虎牢也鞞鞞山名在河南府緱氏縣

說命上

亮一作諒陰古作闇

諒據釋文又力章反本作梁一變為諒再變為亮

鷓鴣之鷓

烏南反

柱楣所謂梁闇是也

柱知主反楣音眉楣即是梁闇即是廬梁闇者廬

之有梁者也。禮疏又謂施梁而柱楣則楣與梁又似二物。未知孰是。

**剪屏柱楣**  
剪當作翦。書者誤。朱子書說云。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不可作戶也。愚按朱子謂至是者。既奠之後也。

**室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  
居喪二字。今董氏輯纂誤書作室憂。

**先儒以亮陰為信默**  
見安國傳  
語復而不可解。

復音福重也。

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輯纂引范氏云。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

**傳巖在虞虢之間**



史記正義云傳險即傳說所隱之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愚按河北縣唐天寶元年陝郡太守李齊物改為平陸今屬解州

方言

揚雄書名輜軒使者

說命中

治亂曰亂

亮軒馮氏云治之與亂其義相反古治字作亂經文誤寫作亂傳者宜云亂當作亂與治同凡經中

訓亂為治者倣此

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既云凶德又云有過人之才者何也才稟於氣美惡不同隨其德之所成吉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善凶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過才者有能之謂能之所為或良或不良也德而有凶有吉者蓋亦得於所稟之初聖賢得剛柔之中氣故清明而純粹其餘剛善柔善亦可以沈潛高明勝之而就吉若稟剛惡柔惡之氣則必強梁險譎自暴自棄而就為凶德矣然未必無才也如桀紂智足以拒諫文

足以飾非濟以凶德則無不為矣。

○說命下

蘇氏謂其盤遊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東坡云武丁為太子則學于其盤武丁即位而其盤遊去。人求之迹其所在則居于河濱自河往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所卒業乃相說也古注謂武丁遊于荒野使為太子而遊則為吳太伯豈復立哉學者徒見書云高宗舊勞于外乃小乙使之劬勞以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遊也宋子語錄云

東坡解作其盤遊于荒野據其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台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遊于荒野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

麴酒母也蘖牙米也。

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

朱子語錄云惟數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數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

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入者亦學也  
或曰受教亦曰數數於為學之道半之  
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

朱子語錄云因說數學半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  
王說我教孫者只是下半事那下半要你去行  
取故謂之終始先生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  
解後亦引此說呂伯恭亦如此說某舊為同安簿  
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巧大  
喜之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  
且數下面理會教人又下面窮義理後面說得監

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  
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如數得下半不成那下半  
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五通僊人問  
備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  
記引此亦只依古注

○高宗彤日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

爾雅云繹又祭也孫炎云繹者相尋不絕之意穀  
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何休云繼昨自  
事但不灌地降神耳祭禮經傳通解云為祊于外

枋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枋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又周頌：絲衣，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云：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以賓事所祭之尸。頌云：兕觥其觶。曹氏注云：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祭禮通解：陳氏云：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算，其罰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矣。輯

纂引陳氏云：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昵者，禰廟也。

以親昵言之，故知禰廟。

豐於昵，失禮之正。

豐於昵，則必儉於遠，厚於父，則必薄於祖。故云失禮之正。

意高宗之祀，必有析，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

時祭魼也。秦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漢稱爲雍。鄜密上下四時。高祖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有四帝。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武帝即征。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外有西時。畦時不在五時之數。時有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尊之。謂數百歲人也。武帝慕道多祠祀。皆祈禱請命之事。

○西伯戡黎

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

今潞州壺關縣也。又有黎城縣。史記稱西伯伐飢國。又云。敗者注云。飢者即黎。

姜里之囚。

史記正義云。姜一作臚。音酉。姜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今彰德路湯陰縣也。

獻洛西之地。

史記正義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文丹坊等州也。

或曰。史記掌載紂使膠鬲觀兵。

史記不見所出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武王軍鮒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毋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膠鬲去而兩甚軍卒請休王曰已令膠鬲報其主吾兩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

○微子

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克也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朱子云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注疏云微

箕二國皆在殷圻內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色純曰犧

殷人尚白祭天地宗廟用白牛

體完曰牲

牛羊豕之未體解者

牛羊豕曰牲

總名曰牲獨用曰特羊豕曰少牢總用曰太牢

用相容隱

古注謂器實曰用疏以為簞簋之實則以容二字

不通故蔡氏不從。

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不從卒立紂。

正義引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主使無愧於神明而已。

張庭堅才叔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至鬼神共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愧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三





